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围绕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俄土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北约、欧盟、中东其他力量也纷纷表态并有所行动，使本处于白热化的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俄战机被击落引发的危机

□ 左凤荣

2015年11月24日，正在执行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的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被土耳其击落在叙利亚境内，消息传出，不仅让俄方愤怒，也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围绕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俄土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北约、欧盟、中东其他力量也纷纷表态并有所行动，使本处于白热化的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俄土关系为何发生逆转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恶化，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却在升温。同年12月1日，普京对土耳其进行了国事访问，并明确表示中断与欧盟的南溪项目（该项目原计划在黑海海底修建连通保加利亚转运基地长达900公里的管道，每年向欧洲输送670亿立方米天然气），为满足土耳其的能源需求，俄罗斯将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随后，俄土决定共建年输气量630亿立方米水下天然气管线，除将一部分留作自用外，土耳其将把其余大部分转运至南欧国家。俄罗斯与土耳其还加强了核能领域的合作，双方达成了在土耳其梅尔辛省修建阿库尤核电站建设项目，俄罗斯企业将承建这个200亿美元规模的项目。

土耳其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源于其对美国和欧盟的不满，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时，把库尔德人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土耳其国内库尔德工人党一直是土耳其政府打击的目标，土耳其不愿看到库尔德人在打击“伊斯兰国”中壮大。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没有得到欧盟的积极回应。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与西方关系不睦的国家便理所应当走到一起。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紧密关系在普京开始打击“伊斯兰国”后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30日起，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请求，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设施进行空袭。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空袭的目的之一是保住巴沙尔政权，普京认为这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必要条件。普京不只一次暗示土耳其帮助“伊斯兰国”走私石油。土耳其则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其担心库尔德人和阿拉维派地位加强，也担心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影响土耳其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土库曼人聚居地，土库曼人在叙利亚是操突厥语的少数群体，与土耳其有着历史和血缘上的联系，土耳其将保护土库曼人视为自己的义务。土耳其不断警告俄罗斯，称俄军机越过了叙土边界，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实际上，叙土边界有交叉，不是直线，俄罗斯战机越界难免，关键在于俄罗斯并无侵犯土耳其的恶意。土耳其出手打掉了俄军机，致使两名飞行员一死一伤。土耳其此举引发了严重的俄土危机。

俄罗斯制裁土耳其尚未达到目的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并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即便俄罗斯战机误入了土耳其领空，对方没有恶意，也不应该将其击落。事情发生后，土耳其理应道歉赔偿，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样强硬。

对于俄方的军机被击落，普京称土耳其的行为是“背后一击”，俄罗斯被恐怖分子的共犯们从背后捅了一刀。普京立即把土耳其当成了“伊斯兰国”的共犯，“伊斯兰国”之所以难以消灭，是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财政支持，这些钱正是通过把石油出售给土耳其获得的，土耳其成了“伊斯兰国”的保护国。普京强调，此事将对俄土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俄罗斯不能容忍军机被击落这样的行为。

随后，俄罗斯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土耳其进行“惩罚”。11月28日，普京签署相关法令，从明年1月1日起禁止俄罗斯公司聘用土耳其公民，取消两国间的互免签证制度。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2014年两国贸易额为330亿美元，2015年前9个月为181亿美元，2014年俄天然气垄断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土耳其出口273亿立方米天然气，在采购俄罗斯天然气方面土耳其仅次于德国，居第二位。2015年1—10月土耳其对俄出口食品达10亿美元，最主要的商品为西红柿和柑橘，占对俄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俄还从土耳其进口布料和纺织品，许多俄罗斯服装和鞋类零售商都把订单给了土耳其工厂，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来自土耳其的农产品和食品的监管并在边境增设了检验程序。俄罗斯是土耳其旅游市场第二大客源国，仅次于德国，2014年就有330万俄罗斯人前来土耳其旅游，为其创造了40亿美元的收入。俄对土耳其出口最多的是粮食和天然气，土耳其近60%的天然气进口和约30%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自然会给土耳其造成很大损失，旅游业受打击最大，也会影响许多农民和工厂主的生活。土耳其总统主动提出在11月30日巴黎气候大会期间与普京进行会晤，普京以土耳其不愿道歉为由拒绝。虽然土耳其归还了俄罗斯牺牲飞行员的尸体，但是12月3日俄土两国外长的会面也未使两国关系好转。

12月3日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用了大量言词谴责土耳其的行为，他警告土耳其，“我们会不止一次地提起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也将不止一次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鉴于俄土之间部分贸易和经济合作项目暂停，两国政府间有关天然气输气管道的协议谈判也已搁置。土耳其也扬言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12月5日，俄土两国相互扣押对方的货船。

俄罗斯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地位对土耳其进行威胁，其制裁措施基本在经济领域，主要是限制双方的经济交往和民事交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是对击落俄罗斯战机表示遗憾，称对此感到难过，并未向俄罗斯道歉。俄罗斯下一步采取的措施也许仍然达不到让埃尔多安道歉的目的，俄土两国关系遭到的损害，短期内难以恢复到事件前的状态。

俄土危机对中东反恐的影响

俄罗斯空袭叙利亚两个多月来对扼制IS起了很大作用，也促使美国不得不加大在中东的反恐力度。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后，普京的温和反应，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土耳其则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普京在巴黎气候大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有理由相信，击落我方飞机的决定是出于保护这些向土耳其运送石油通道的需要做出的。”“我们早就要求注意，那些在俄罗斯个别地区手持武器与我们作战或者试图与我们作战的恐怖组织成员……是在土耳其境内冒出来的。”12月2日，俄罗斯公布了卫星图片，证明土耳其参与“伊斯兰国”石油走私。俄国防部还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家人卷入非法石油供应链，从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油田贩运石油。

俄土危机发生后，俄罗斯抓住时机增强了在中东的地位。俄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部署在叙利亚西部海岸，该舰的远程舰空导弹系统将为俄罗斯战机提供保护，派战斗机给轰炸机护航，在叙利亚境内部署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致使土耳其飞机不敢再轰炸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人民自卫军，俄罗斯空军在12月5日早晨为靠近土耳其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约5吨武器。未来，俄罗斯还会加大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

土耳其为了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一支600多人的土耳其装甲部队越境进入伊拉克，部署在被“伊斯兰国”占领的伊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附近。伊拉克政府要求土耳其48小时内撤军，否则将诉诸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

俄罗斯一方面呼吁通过对话解决叙利亚的问题，鼓励阿萨德与反对派进行对话，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进程；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统一的反恐联盟，俄罗斯希望联合所有相关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9月30日在联大发表演讲和12月3日在国情咨文中，普京都在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伊斯兰国”。

在俄罗斯加大在中东反恐力度的同时，欧盟和美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11月13日巴黎遭到恐怖袭击，130人遇难。只有建立统一的反恐联盟才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11月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上，普京与奥巴马“密谈”35分钟。11月26日，普京与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俄法将深化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的协同合作。在2015年12月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罕见地没有批评美国和西方，反而提出要与西方大国结成广泛反恐联盟。现在，法国、德国、英国都积极投入到了打击叙利亚IS的行动之中，并与俄罗斯的行动相互协调，美国则在打击IS的过程中，也打击了叙利亚的政府军。如果大国能抛弃前嫌，在中东建立起打击IS的反恐联盟，无疑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消灭IS这一祸水。但目前来看，由于俄美矛盾深，暂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如果统一的反恐联盟难以建立起来，俄美将在反恐中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中东将进行激烈的战争。俄支持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则支持土库曼人，美国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中东反恐战争将长期化，俄土将都会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也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反恐工作。

英国“退欧”风波背后的国家中心主义

□ 苗红妮

进入2015年11月，英国“退欧”再起波澜。对英国而言，打出“退欧”牌已不新鲜，它总能在英欧关系纠葛之时“如约而至”。英国“退欧”原本波澜不惊，这次却因卡梅伦的高调、执着以及舆情的急剧变化格外引人注目。11月10日，卡梅伦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首度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和目标。同一天，卡梅伦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明英国希望欧盟做出改革的立场和诉求。随着巴黎恐袭“后遗症”发酵，“退欧”呼声开始在英国国内不断高涨。一时间，“英国退欧，来真的？”成为国际舆论竞相关注的焦点。

日益高涨的“退欧”呼声

与以往不同，英国此次提出的“留欧”条件十分明确，涉及经济治理、竞争力、主权和移民四个领域。具体而言，英国期望欧盟做出四个方面的改革：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的滥用。卡梅伦表示，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上述四个目标是核心诉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将考虑继续“留欧”的必要性。针对此前欧盟将英国“退欧”视为虚张声势之举，卡梅伦特意表明决心，“这回我是极其认真的”。

今年以来，受到移民潮引发对欧盟成员身份的疑虑的影响，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度明显下滑。6月9日，英国议会下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英国“退欧”公投计划法案。该法案投票结果尘埃落定后，英国政要为“退欧”公投造势的热情不减。外交大臣哈蒙德公开表示，整整一代英国选民都没有能够获得就英国同欧盟的关系问题表达意见的机会，现在该这样做了。11月13日，英国独立民调机构ORB Independent对2000位英国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52%英国选民希望脱欧，48%希望留在欧盟（源自路透社消息）。巴黎遇袭事件后，英国民众希望退出欧盟的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对于未来英欧能不能继续“在一起”，有关讨论越发激烈。

对于英国与欧盟而言，英国“退欧”无疑是一场灾难。对英国而言，其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是通过与欧盟贸易实现的，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丰厚的政治资源和外交财富是从欧盟获得的，离开欧洲的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有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头衔的瑞士”。对欧盟而言，作为实力最为雄厚的成员国之一，英国的退出将会大大减弱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仅如此，英国此举必将引起“连锁反应”，带动其他成员国效仿，从而使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损。借用瑞典政治家比尔特的一句话，就是英国“脱欧”对欧洲带来的威胁远比恐怖主义还要大。鉴于此，与英国此次“退欧”的高调相反，欧盟机构领导人的立场比较谨慎。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前景，可能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甚至，有分析认为，英国退出欧盟比苏格兰独立更遥远更不可能。

国家中心主义回归

不管前景如何，英国“退欧”风波折射出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悄然回归。从近代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国家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为核心的行为主体。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主权主要表现为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防止外来侵犯的自卫权。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发生新变化，国家主权的“让渡”明显增加。对于未来主权国家是否仍然具有首要的行为体地位，学术界存在几种不同理解。“国家过时论”：国家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已经不合时宜；“国家强化论”：虽然面临一些严峻挑战，但是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反而得到加强；“国家未定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主权的让渡成为普遍现象，但是主权仍受国际法等国际行为准则的保护和认同。要知道，自愿让渡主权的与外力侵犯主权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来说，主权的让渡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自愿性、公平性和互惠性。英国再掀“退欧”浪潮，其真实意图是在涉及向欧盟“让渡”部分主权这一若干重大问题上要保持战略主动。纵观英欧关系，主权问题始终是影响英国对欧政策及英欧关系的重要因素。英欧由来已久的深层矛盾，也主要表现在英国不想受欧洲一体化的过多约束，不愿为救助欧洲承担过多责任。

实际上，点燃英国这次“退欧”风暴的直接导火索，正是英国国内政治发展形势。针对英国在欧盟的前景，英国之所以形成一种犹豫不定的纠结心态，其背后有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原因。在经贸问题上，英国想维持自由市场和主权国家的地位，而欧盟以更加紧密的政经一体化为目标；在移民问题上，英国主张限制移民的福利，而欧盟推崇人口自由流动原则。尤其是在政治议题上，英国不愿向欧盟“让渡”主权和立法权。近年来，欧洲命途多舛，主权债务危机叠加难民危机，外加乌克兰危机考验。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加快，其政治联盟色彩越来越浓，朝着“超级国家”的方向发展。物极必反，欧洲一体化深化一旦触及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利，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就会从幕后走向前台。

这样一来，英国脱离欧盟的争论就会从英欧外交博弈转变为英国国内政治博弈。所谓英国全国公投与否，是卡梅隆面对2015年大选和英国茶党（tea party UKIP）的“威胁”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回顾2015年英国大选，不难发现，竞选议题更加偏重国内事务，外交和国际事务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竞选进程呈现政治出碎片化、选民右倾化、决策自主化等鲜明特征。当前，英国人正经历多重“身份危机”，对于英国该不该退出欧盟、苏格兰该不该选择独立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休，经济复苏乏力，内忧层出不穷，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其他。尽管大选暂时缓解英国民众对政治“碎片化”、“悬浮议会”常态化等问题的担忧，但是英国政治生态未来走向依然扑朔迷离。选民心态“内向化”趋势愈发明显，英国就愈有可能重拾“退欧”牌。

无论是心理战术还是实践策略，英国跟欧盟提要求、谈条件，是一幕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大戏。英国再演“退欧”好戏，无非是希望欧盟其他成员国让步，进而谋求更多具体利益。这幕好戏的美妙之处在于，提醒人们要善于正确对待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理论反思形态——新版的国家中心主义。正如詹姆斯·罗斯瑙所言：“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地理景观已经让位于民族景观、媒体景观、思想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但是领土仍然是许多人所关注的东西。”或许，罗斯瑙的这段精彩论述能够对判断英欧关系的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思考线索。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不仅为欧盟成员国所乐见，也为国际社会所乐见。

环球瞭望

人 物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施密特



资料图片：邓小平与施密特

□ 孙劲松

2015年11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享年96岁。1974年至1982年，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作为联邦德国前总理和重要的政治家，德国人以多种形式表达对施密特的哀思。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施密特去世的消息也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推动德中关系进展

施密特是德中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与中国密不可分。施密特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早在1969年刚出任德国国防部长时，“中国在我的政治考量中就已经占有重要地位”。1971年，身为国防部长的施密特力促总理勃兰特与中国建交。1975年，就任德国总理第二年的施密特访问中国，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华的德国总理。离开总理职位后，施密特不仅出书立说，纵横捭阖，继续推动中德关系的不断发展，还十余次到访中国，参观访问、会见老友，十足一个常来串门的朋友。

施密特是中国历史的读者和当代中国的点赞者。因为利益关系说中国好话，特别是当面说好话的西方政治家不在少数，但施密特不是这种政治家。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曾表示，在他认识和了解的西方政治家中，“施密特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判断和理解，是最全面、客观和深刻的，令人敬佩”。也就是说，施密特认为，中国必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判定，不是源自德国或欧盟的区域集团利益，不是政治家们挂在嘴边的客套话，而是来自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深刻分析。施密特连续推出了三本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1987年，施密特推出了《大国和它的领导者》，回忆并详细记录了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和个人评价；2004年施密特出版了《未来强国》，在对当今世界各种力量的较量博弈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施密特作出了中国将是“明日世界的赢家”的结论，并对中国基于国情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给予充分的肯定；2006年完成的《与中国为邻》，根据梅兆荣大使的介绍，这本书被德国媒体誉为关于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宝库”，是“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提醒读者关注中国这个“最新的邻居”，因为中国和欧洲的未来将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14年底，施密特以95岁高龄，还为《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写了书评。施密特在书评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须为此找到自己的道路重新成为世界强国。”

施密特还是中国的诤友。施密特不仅理解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而且也不讳言他的不同观点。1990年，施密特以私人身份访华时，曾对邓小平说，“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我们可以谈真心话”，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要放弃改革路线”。这次访华回国后，施密特受到了国内的很多批评指责。即便如此，施密特也从不畏缩。他在回忆中说：“用西方民主的宪法标准去衡量中国和邓小平，并且要求中国实现它还无法达到的那些标准，这是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的表现。”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施密特从1975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满40载，共15次访问中国。施密特与不久前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样，是会见过历代中国领导人的外国政要。施密特在1975年访华时，毛泽东接见了他。施密特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也是第一位访华的西德总理。他在《理解中国》一书中，对于中国领导人、两岸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观察和真知灼见。

后来，施密特在访华中四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的坚毅性格和办事干练的风格，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施密特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这个人。”

2012年5月，施密特在访华期间，见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去年底，施密特这位耄耋之年的德国前领导人在题为《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文章中，肯定习近平治国理政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同时，施密特批评说，“西方国家常常按捺不住冲动，在中国和中国领导人面前扮演教师爷的角色，这种好为人师往往源自傲慢因而碰壁”。施密特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欧洲人——以及整个西方——要把中国的独立自主看作是平等的并加以承认和尊重。”“中国人对自己几千年文化和当今国家繁荣的自豪感以及他们日益增长的自信心，在我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这是一种进行决斗的挑战，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